

读史探古

寻踪王景弘

□钟红英



深山峡谷,溪涧淙淙,竹林桃花深处,一条古道逶迤而出,直达双洋古镇。路面是岩壁溪谷经年岁月自然打磨的石块铺就而成的,坑坑洼洼处长满了不知名的野草,青绿的苔藓沿着石缝生长,脆生生的,沾满了水汽。一年四季,这儿变化着的也许只是野花杂树各自的花期与果实,它们扎根脚下或又飘散而去,如此而已。

据说大涵溪峡谷幽深陡峻,沟壑纵横,绵延数十里;据说峡谷的尽头,是一个叫香寮的村庄,像极了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可如今香寮属下的许家山村荒烟蔓草,早已成为一个废村;据说香寮近500户人家1700余人,有着87个姓氏,其中不乏鹿、米、淑、上官等鲜见姓氏,是远近闻名的“百家姓”古村;据说650多年前,这里出了一个正史太监王景弘,一生多次下西洋,成为与郑和齐名的航海家和外交家。那时的许家山很小,最初只有许姓寥寥几户人家,应该是从宋元开始,王审知的后人逐渐从山外迁徙而来,耕养于此。谁知道后来许姓人家为何就

不见了踪影呢?只知道,许家山的溪谷半山坡处,渐又析出了上许家山和下许家山两个村落。公元1369年,明太祖朱元璋发起了他这辈子最后的一次远征,任命儿子朱棣为主帅,而恰在这时,上许家山的一户姓人家,一个男孩降生了,家人给他取名王贵通。谁能想到,这个来自南方大深山里的男孩,多年之后,会因为参与“郑和下西洋”和有“拥立之功”而被明仁宗赐予“景弘”的名字,寓意“承天景命”“体天弘道”呢?

我想应该是晚春,山谷茂竹丛林深处的桃花,一朵摆出了一朵的姿态,在轻柔飞扬的晨光中翩翩起舞。那一天清早,这个男孩走在古道上,看起来也就五六岁的样子,瘦瘦弱弱的,肩背一个简单的行囊,开始了这一生中初次也是唯一一次远离故乡的日子。也许他也有过一步三回头深深的眷恋,也许他还转过身去,向站在村庄水口处默默流泪挥手送他远行的父母兄长深深地鞠了一个躬,然后任凭眼泪在眼眶中打转,却不能也不敢停下脚步,因为身边这位来自京城的大人正声声催促得紧。路是这么的遥远,从许家山到双洋古镇,需要走整整一天,幸好在双洋有宽大的古桥,在这里泛舟而下,再经些时日,就可以到达漳平了。听这位大人说,到了漳平还有一条更大的江,叫九龙江,江的最远处是一个叫漳州月港的地方,那里外通海潮,内接山间,商贾云集,南来北往,只要在月港登上大船出海,一路向北,向北,数月之后就可以到达此次的目的地北平了。

如何就选择了这样的人生?小小的王贵通纵然有一千个一万个不情愿,也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了。位于漳州府龙岩县集贤里的许家山群山莽莽,地势险峻,仅村子周边就有海拔千米以上的山峰6座,尤其以天台山为最。谁让天台山在宋代就成了远近闻名的佛教圣地呢?又是谁在这儿修建了舍利塔?脚下的古道是天山通往外面的唯一道路,也是前往天台山敬香的必经之路。山林如此茂盛,落叶如织缤纷,走进天台庵,点燃一柱香,看看炉里的香火化作一股青烟袅袅升起,与云雾峰壑一起慢慢沉浮于茫茫天际,竟是如此难得的人间仙境!肯定就是那一次,自己随家人到天台庵进香,遇见了京城来的这位大人,看见小小年纪的贵通长得甚是周正,竟十分怜爱,好说歹说,父母终于同意了他的请求,将王贵通交付与他。此后,家乡渐行渐远,许家山成为王贵通一生的疼痛,而大明王朝,则从此多了一个太监王景弘。

一定是机缘巧合,让王景弘有幸随了燕王朱棣。朱棣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四个儿子,在他身后,还有二十二个弟弟。史说朱棣出生时,正是陈友谅即将率大军进攻应天的危急时刻,到处战火密布,在兵荒马乱的日子,谁还有心思多看一眼这个皱巴巴的小肉团?何况他的母亲还是一个身份卑微的女子。所以朱棣虽贵为皇子,却从未在父亲朱元璋身上得到哪怕一丝一毫的宠爱,更不用说把他作为一位皇位继承人来精心培养了。可他从小见识刀光剑影,小小年纪便随武将征战沙场。因此,当父亲朱元璋要立朱标为太子时,他心里虽然也深深地痛了一下,但忍忍就算过去了,谁让朱标是自己的哥哥呢;而太子朱标死了,父亲仍然对他视而不见,要将皇位传给朱标,太子朱标未及成年,年幼无知的朱允炆时,他的心开始焦灼了。谁能否认,这位11岁被封为燕王,21岁就藩北平,30岁不费一兵一卒带兵歼灭乃儿不花部落,36岁一举打败哈刺兀

的朱棣,此时正是人气高涨、万众瞩目的英雄?于是,就有了后来史称的“靖难之役”。公元1403年朱棣登上皇位,年号永乐,从此开启了大明王朝长达22年的“永乐盛世”;他建造紫禁城,使之成为最著名的宫殿之一;他完善了文官制度,在朝廷中逐渐形成了后来的内阁制度,影响深远;他下令编纂的《永乐大典》,包容了先秦以来所有的经典,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他五次率兵亲征,维护了明朝边境的安宁;他派遣郑和七下西洋的航海活动,促进了大明王朝与外国的文化和商业的交流,极大地树立了“天朝大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公元1405年,朝局渐稳,向来注重民生和经济的永乐皇帝朱棣一改父亲朱元璋闭关锁国的政策,开始广泛开展对外交流,积极发展对外贸易。这时,一位名叫马和的太监首先进入了他的视野。马和是郑和的原名,公元1371年出生于云南的一个贵族家庭。此时只有云南仍在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的统治之下。为结束割据局面,明太祖朱元璋发令蓝玉等率军30万人远征云南,乱战中,马和的父亲马哈只不幸丧生,马和与云南其他200余名儿童一起被掳入明宫,并净身为太监。这一年是公元1384年,马和虚龄14岁,之后在尚衣监干了两年的御用服装、鞋帽等杂务管理后,于次年随蓝玉率军调守北平时,进入朱棣在北平的燕王府邸服役。

一切看似偶然,一切又是必然,这时,来自云南边陲的马和与来自福建大山的王贵通在燕王府相遇,成为朱棣的亲随。他们年纪相仿,仅2岁之差;他们皆在后来助朱棣攻打南京时立下了“靖难之功”;他们皆身材魁梧,相貌堂堂,燕王府著名相士袁忠彻记述成年后的马和:“身長九尺,腰大十围,四岳峻而鼻小,法及此者极贵。眉目分明,耳白过面,齿如编贝,行为虎步,声音洪亮。”而由于史料缺乏,明史虽未见对王景弘相貌的直接记载,但后世研究多数认为,王景弘“身長九尺,腰大

十围,面阔口方,肌肥肉重”,与马和相貌极为相似,可谓儒雅厚重,威风凛凛;他们一生共同经历了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五朝,马和因立下赫赫战功,被明成祖朱棣赐予“郑”姓,史称“郑和”,王景弘亦因“拥立之功”,被明仁宗朱高炽赐名“王景弘”,一度成为皇帝身边最信赖的太监。最重要的是,他们从1405年开始出使西洋,28年间遍历南洋群岛各国,到达位于印度支那半岛、印度半岛、阿拉伯半岛等的30多个国家,其中包括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等地,最远到达非洲的东海岸、红海等,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七下西洋”的伟大壮举,其海上航行规模之大,船队和船员之多,时间之久,堪称15世纪末欧洲地理大发现的航行以前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系列海上探险,史称“郑和下西洋”,对此,梁启超曾盛赞曰:“郑和之后,再无郑和。”

在郑和奉命七下西洋的过程中,作为同是正史内官太监的王景弘几乎均与之同行。他博学多识,有智略,与郑和在下西洋事务中总揽指挥权不同,王景弘主要承担船舶的征集、航海技术人员的甄选、航海针路的确认等工作,是郑和下西洋宝船队中主管航海技术的最高负责人和指挥官。坊间传闻,有一次在海上航行,遇一个三五里的大漩涡,如天崩地塌一般袭来,郑和不知其故,请教王景弘,王随即答道,这是海眼泄水之处,名字叫尾闾;又有传闻,在西沙群岛有一种神鸟,古称箭鸟,它“形似海雁而小,喙尖而红,脚短而绿,尾带一箭,长一尺许”,相传郑和下西洋中,遇危险险区,王景弘能“呼鸟插箭,命在洋中为记”。虽似神话,却反映了王景弘作为一个偶像式人物在后代航海者心中的伟大形象。可惜的是,因明代郑和下西洋后期,“宽海”政策改为“禁海”政策等诸多因素影响,王景弘纵有万般才情,《明史》于他却无任何文字记载。乃至“郑和下西洋史”,关于王景弘其人其事,鲜见描述。据说在第七次下西洋回国途中,郑

和不幸病逝古里,是王景弘以他高超的航海经验统领船队安然回国的,并将老友郑和的灵柩护送至南京牛首山安葬;据说他还奉旨第八次下西洋,独立指挥完成了明史中这最后的远航,堪为绝响。此后,他潜心整理下西洋的航海资料,编著《赴西洋水程》《洋更》等,因年久失传,一些内容流落民间并被辗转抄录,成为明清时期航海人员驾舟出海的“航海指南”;他还作为南京守备太监参与营造宫殿和南京大报恩寺等。在停止下西洋后,他又奉命转移南京官库的胡椒、苏木等运往北平,并于公元1437年北调,参与提督京师京营。而也是在这年的十月,王景弘的名字最后一次出现在《明实录》中,乃明英宗要求王景弘与成国公朱勇、新建伯李玉等南京重要官员共同整训南京军备。其后,《明实录》再未出现过王景弘的名字。

也许,王景弘早已有预感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几百年过去,当史学家们终于认识到王景弘在“郑和下西洋”中的伟大贡献而苦于史料被毁无从知晓他的身世的时候,“王景弘地券”却在南京西南、距明代主城的正南门仅5千米远的凤凰村发现。地券乃王景弘为身后事考量,向后土神购买阴地之凭据,由青石做成,埋没在一片废墟中。废墟附近,曾有产生过“新亭对泣”著名典故的崇因寺,券尾落款有“正统元年四月二十五日”字样。

有人说,在郑和下西洋长达28年的时间中,王景弘作为航海技术的主要负责人,是地位仅次于郑和的“二号首长”,其大量时间是在福建建造宝船,招募火长、舵工、水手、阴阳官、班匠手等技术人员。何况,每一次出洋远行,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起航,都要在长乐太平港停泊一段时间等候风信,修整,增补舟师、杂役,武装官兵,检查维修船舶,补充给养和赏赐之物等,另外还要隆重祭祀海神。这么多的机会,他如何就不曾念想过生他养他的故乡许家山呢?历史无法还原,或许他在南京郊外的凤凰村立下地券作为终老之地时,也曾在那么一刹那,眼前闪过那个改变他人生轨迹的天台庵,以及那条长满青苔的古道,和那些早已模糊了的父母兄长的背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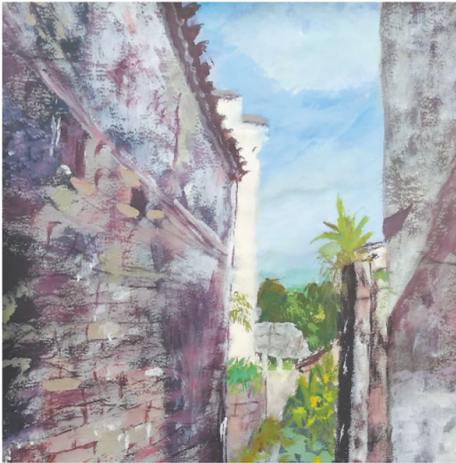
这个秋日,我们来到香寮,搭上一部橙黄色的皮卡车。在当地人的带领下一路骑行在足以让人五脏六腑翻江倒海的机耕路上,但见一路林海滔滔,幽竹森森,雾散雾开,犹如穿行于上古之境。几声怪异的鸟叫声从远处划过来,又倏地消失得无影无踪。半个多小时后,车停在一个垱口,见低洼处,一座单孔石拱桥跨立于溪谷之上,桥面杂树丛生,光影斑驳,远远看去就像一匹西下的瘦马,正撒抬一足咩咩地喘气。石桥下,溪水汨汨地流,古道就在边上,沿溪谷伸向远方,当地人告诉我们,这就是许家山村了。

果然是废墟村。跨过古桥,茅草是那么的深,不经意间,不知名的草籽已经密密地粘在了衣服裤腿之上,粘得人浑身不舒服,用手刚擦掉一层,转眼又粘上了一点,连手也是黏糊糊难受了起来。据许家山王氏后人说,古桥这边便是村庄的水口处了,近旁那一堵坍塌了的墙壁,曾是村里的的一座古庙,多年前,在废墟中找到了一个鼎香炉,上书“上(许)家山本山马(仙)子”字样,为王氏族人于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所立。沿溪谷的南坡往西,一路还可见稀稀落落的残墙土基、石臼、石础、陶瓷碎片,以及断落的石旗杆和清嘉庆年间的十几座墓碑;在北面和西面的山头上,是两座坍塌的土堡城墙,大概在清末民初,一帮土匪闯进了山寨,将许家山一烧而空,传闻只有6个人在外谋生,逃过此劫。从此,许家山渐被森林覆盖,成为一座远近闻名的废墟村。

在返回香寮的途中,见一只白鹅挡在路上,不紧不慢踱着步子,甚为悠然,有时又似心事重重,看着我们,一副欲说还休的样子,莫非它也知道,我们是去寻找王景弘而来?沿峡谷而出,过香寮,到达当年幼小的王贵通一步一跟路泛舟北上的双洋古镇时,远远看见村中有一大片荷塘,残荷如黑白的音符倒映在水面,甚是凄美。

那时天空飘起了细雨,屋檐有水滴答落下。透过窗棂,见青砖灰瓦处,紫红的凌霄花缀满了整个墙面,一些花瓣挂满了水珠,一些花瓣随风飘落,在青石板上,在水井边上,在木桌子旁,与残荷相映,竟是如此应景,一副秋意阑珊的样子。

我想起了刚刚离开的那个村庄——许家山村,以及时空深处王景弘那多少有点模糊的身影。



游目骋怀

古街乡愁

□黄文卿

漳州古城有许多老街旧巷,一些街巷在历史的河流里几经沉浮变动,早已改了名字。如振成巷原叫作枕头巷,延安南路原叫作马坪街……相对其他古街,龙眼营这条街显得更为隐蔽和执着。它的这个街名清代就是这么叫的,至今未变。人们会误以为这里以前是种满龙眼树的地方,实则不然。

龙眼营在漳州文庙南面,北连今修文西路,南接今博爱道。古城改造时,为恢复文庙前的洋池,龙眼营被部分拆除,只剩短短的百米。百米来的龙眼营里,写满了历史。

漫步龙眼营,看到家家门口总有几盆花草,桂花、三角梅、杜鹃花,暗香盈盈,老人在门口闲坐。历史上的龙眼营没有这般静默,那时社塾、锦歌馆、客栈、香烛店、庙宇等林立,商业繁荣,熙熙攘攘,车水马龙。

龙眼营上的永定会馆是永定人在漳州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众多闽西、永定籍海外华侨渡海南洋“过番”时在漳州的重要落脚点。它既是一个驿站,又是出发点。许多永定过客在这里度过了几个艰难的思虑前路的夜晚或是升腾着希望的清晨,就此出发,也有的人从此滞留于此。

会馆建于清代,由在漳州的永定人集资建造,大伙都商议着得建个会馆,说明当时在漳的永定人数目之多。据说会馆当年规模有三进三落,花岗岩的大门框,门前有一对青石抱鼓,馆前还建有围墙。父亲说在他小时候,会馆里人来人往,南腔北调,大部分讲客家话。会馆周边的客栈也很多,一批客家人来了又走了,另一批客家人又来了。永定会馆来来往往的都是小民百姓,发生的故事无非是些柴米油盐、一地鸡毛,其间不乏离别之愁绪,或重逢之欢喜,皆弥漫人间烟火气息。

日子久了,啥故事都有,细细捋持,总有收获。永定客家人江董琴进入人们的视线。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江董琴毕业于汀漳龙师范简易科。他早年参加革命活动,在南洋加入同盟会,后回国参加革命;当年,也是他将龙岗会馆改名为永定会馆的。1926年,永定会馆内设永定同乡会。江董琴被选为会长后,在会馆内创办永定小学,他兼任校长。学生以说客家话的学龄儿童为主,共有六七十人。永定会馆离文庙不远,办个小学似乎非常恰当。第一缕阳光挂到枝头时,稚嫩的童声朗朗响起,“孔子”在文庙抚须静听。江董琴当然不只办了个小学校,在他为革命奉献的不长的人生中,他尽所能做了不少事情。

走出会馆,锦歌之音隐约传来。竖着耳朵寻找乐声来处,却不知其踪,是从岁月深处飞出来的吗?早时龙眼营里处处歌仔声。锦歌即是歌仔,“锦歌”这个名称是1953年10月才被正式命名的,老一辈漳州人都习惯叫歌仔。只要有一把月琴或三弦,也许还有一支洞箫,就地坐下来,吹弹起来,拨弄起来,就能有一首接一首的锦歌,似风拂过,也曾是夏夜龙眼营纳凉的人们清贫生活中的一缕慰藉。

漳州著名的锦歌艺人石扬泉也住在龙眼营。以方言说唱的锦歌是闽南最古老的曲艺之一,它形成于何时,未见确切文字记载。但漳州是锦歌的重要发源地,这毫无疑问。田间地头,寻常街陌,走走唱唱,口口相传,盛行一时。明末清初,闽南人有三次大规模的东渡,锦歌随之传到台湾。熟悉亲切的乡音乡调,带着相同的乡情乡愁,锦歌很快在台湾流行与发展,也促进台湾歌仔戏的形成。1928年,台湾歌仔戏跟着戏班子渡海而来,回到了它的原乡——漳州九龙江畔,著名艺人邵江海在台湾歌仔戏原有基础上,重新创作了“杂碎调”等一套新曲调唱腔,这就是芗剧。兜兜转转,老漳州人口中的歌仔完成了一个轮回。

我停下寻觅的脚步,却再也没有听到什么乐声了,那零星的一晃而过的音符像是掠过文庙屋檐的那群鸽子,一下不见了影子,快得无法分清是什么乐器弹奏出来的。抬眼看见龙眼营南边的通元庙。通元庙建于明代,祀广惠尊王谢安及谢府四位元帅,还有开漳圣王陈元光。庙外的那棵老榕树叶茂须长,看来年岁不比庙小,想来也看了不少事。纷争与喧嚣,风起与云涌皆已融入时间的褶皱,人们端着水果或糕点走进庙中祈福。日子归于平静,细水长流。

拐过通元庙,不远有一口四眼井,这是旧迹。井边砌了四方形的水泥井沿保护,透过些许横生的杂草看到井水有些混浊,当年曾滋养过多少人的清澈已不在。旧时漳州城内的水系四通八达,龙眼营的水也与城外南门溪连通。人们从水路来,从水路走。所有的荣光和忧愁亦随水而去。如今永定会馆的青石抱鼓犹在,围墙早已没了,会馆面积在漫长的岁月里慢慢萎缩,越变越小,缩成一隅,门楣上的刻字也早已不见踪迹。曾经的故事和乡愁也都遗失在时光深处,欲言又止。

关于受理社会各界对国家开发银行资产安全监督举报的公告

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开发银行”)是由国家出资设立、直属国务院领导、支持中国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发展、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国有开发性金融机构。开发银行以“增强国力,改善民生”为使命,紧紧围绕服务国家经济重大中长期发展战略,发挥中长期投融资和综合金融服务优势,筹集、引导和配置社会资金,致力于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开发性金融机构,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自2006年9月开发银行公开受理来自社会各界的资产安全监督举报以来,取得了较好效果。为进一步确保国有资产质量稳定和资产安全,有效防控金融风险,热忱欢迎社会各界对开发银行资产安全进行监督,对危害或可能危害开发银行利益等行为进行举报。

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监督范围

与开发银行资产相关的法人及组织,包括开发银行(含控股子公司)各类资产项目及客户,为开发银行资产提供各类担保的客户,以及开发银行管理资产所涉及的其他客户等。

二、监督内容

(一)利用虚假信息或材料骗取开发银行资金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利用不真实或虚假的客户信息、财务报表、项目情况等申报材料,骗取开发银行资金等行为。

(二)开发银行客户违反合同约定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借款人或用户违反合同约定,擅自将项目资

金挪作他用、侵占、私分和转移,或造成开发银行重大损失,或存在其他违法违规使用等行为。

(三)恶意拖欠或悬空开发银行债务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企业借资产重组、改制等重大经营事件,转移和抽逃资金,逃避和悬空债务,以及其他恶意逃废债务等行为。

(四)提供虚假担保或恶意转移抵押物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担保企业利用不真实或虚假的财务报表、产权文件,通过办理虚假登记等方式,为开发银行支持贷款项目提供虚假担保,以及恶意转移抵押物等行为。

(五)其他危害开发银行资产安全的行为。

三、举报方式

社会各界人士如发现上述情况,可采用书信、来访、电话、电子邮件等形式,随时向开发银行反映或举报。举报人应提供具体的事实、依据或可查线索,并对举报内容的真实性、客观性负责,不得主观臆测、捏造事实、制造假证、诬告陷害他人,否则须承担法律责任。提倡实名举报(提供个人或单位真实身份信息及有效联系方式的,视作实名举报),开发银行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对举报人的相关信息严格保密。举报人请勿重复举报。

四、受理联系方式

1. 总行
受理或来信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8号 国家开发银行 审计举报办公室(邮编:100032)

电话:010-68333171

E-Mail:jubao@cdb.cn

2. 分行

举报受理或来信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温泉街道得贵路127号宣发得贵城(1号楼) 国家开发银行福建省分行 审计举报办公室(邮编:350003)

电话:0591-88569067

E-Mail:jubao.fj@cdb.cn

五、此公告由开发银行负责解释,相关内容已在开发银行官网予以公布

特此公告。

国家开发银行福建省分行

2023年12月8日